

精短
小说

罚单

◎风吟

天,阴沉沉的。先是飘着湿漉漉的雨丝,不一会儿竟愈下愈大起来。

老王吭哧吭哧地开着他的“老爷车”,匆匆在超市门口停下,顾不得拿伞直接冲进去了。临近中秋,老母亲心心念念惦记着的五仁月饼,当然要拿上几个;女儿放假回来,爱吃的德芙一定得拿上一盒;老伴儿叮嘱要买的牙刷可别忘了……心里盘算着,老王脚步也越发轻快起来,脚下溅起的水花似乎都漾起了幸福的涟漪。

从超市出来,老王下意识地抬眼望了望自己的车,一张醒目的白色小纸片夹在雨刮器下,正在风雨中瑟瑟发抖。老王心里“咯噔”一下,顾不得脚上的皮鞋早已湿透,胡乱用外衣紧紧包着刚买的东西,冲进了雨幕。

来到车旁,那张刺眼的白纸片狂妄地抖动着身躯——这确乎是一张罚单了!老王的脑袋“轰”一下炸开了,得,50块又没了!我哪里算违停了?老王摸出一根烟,借着打火机的亮光细看了罚单,说是占用盲道。

老王半信半疑,绕着自己的车转了一圈儿,这才发觉半个车轮儿压在了盲道上。切!下雨天哪个盲人出来走?老王压低声音骂了句娘,衣服反正是湿了,索性在车旁狠吸了几口烟。

雨势丝毫没有减的意思。远处还依稀传来阵阵闷雷,像喉咙里闷着的一口老痰。老王抽了几口湿答答的烟,略带着些霉气,随即一把将烟掐灭,朝地上啐了一口,又骂骂咧咧道:“呸——一个鬼天气!真是活见鬼了!”老王觉得自己身上也带着股霉气。

这鬼天气你们也不歇歇啊?还出来搞创收啊?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唉,居家过日子,谁不是算着过呢!老母亲爱喝的野鲫鱼汤、女儿爱啃的糖醋排骨、老伴儿喜欢的汤包……老王愈想愈来气,关上车门,索性抓起那张罚单,准备一把将其撕烂。车内灯一开,定睛细瞧,哈哈!哪个粗心的交警将他车牌上的“86”写成了“68”!

哈!这个“68”不知道是哪个倒霉鬼呢!“68”对不起了,不是俺老王的错,这个真不是俺老王的错!

老王对着反光镜理了理湿漉漉的头发,揉了揉太阳穴,摇下车窗。

雨似乎小了些,几片堆积在一起的乌云后似有微光在浮动。

这个倒霉的“68”是谁呢?会不会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儿?人家说不定压根儿都没出门儿,莫名其妙地就被整了张罚单?50块变成他交了?那这个“68”不是比我老王还冤?再说了,我委实是停在了盲道上。这个“68”,唉!想到这里,老王的笑僵在了脸上。“扑通扑通”,车里静得老王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老王一个人待在车里半晌,默默掏出了手机:“喂,110吗?请帮忙联系某某交警同志,他在罚单上把我的车牌号写错了……”

电话那头先是一阵静默,随后传来惊讶的声音:“啊?哦!我们会立即调查现场照片并核实,谢谢您支持我们的工作!”

老王没再搭话,缓缓收起手机,将罚单叠成一个小正方形放在口袋里,自言自语道:“得,50块又没了!不过,没了就没了,下次咱停车注意看盲道就是了!50块买了个教训,值!人家交警也不容易呢,谁愿意黑灯瞎火地冒雨出来执勤不是?没准儿人家交警也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主儿。”

这么一想,老王长长舒了一口气,又吭哧吭哧地开着他的“老爷车”回家了。捎给老母亲的月饼在塑料袋子里骨碌碌地滚着,这声音听得老王心安呢。

雨,不知何时已悄悄停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老王吃完午饭正准备来根饭后逍遥烟,手机一阵震动,短信一条:……因本年度首次违停,不予罚款,予以警告!

老王悠悠地吐出一串烟圈儿,笑了。



雷锋精神代代传

◎刘婧

玉兰
一瓣

退休跨界正青春

◎张春华

“跨界”是这几年很流行的词汇,生活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充满活力的时代,只要你够大胆、够给力,就可以任性跨界,大概率会到达胜利的彼岸。

时间一晃而过,弹指之间就到了退休年龄。那是2016年的初春时节,杨柳吐绿、万物竞发,可是我的心情却糟糕透了,余生还能做什么呢?回首大半辈子,代过课、打过工、管过乡办厂、做过小老板,还当过三届基层政协委员,突然闲下来无所适从,烦恼不止一点点。难道就这样打打牌度过一天又一天吗?这绝不是我想要的晚年生活!有没有一种既对社会有益,又能愉悦身心的生活方式呢?慢慢找吧,人生百态,总有一款适合我、属于我。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一个偶然的机会,勾起了我小时候的作家梦。一打听,家纺名镇上写作爱好者蛮多的,把他们串联起来,互相切磋,岂不美哉?当然,这一步跨得有点大,挑战无处不在,年华虽老勇气尚在。我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兴奋不已。

说干就干,在得到镇政府和区文联有关领导的首肯后,我邀好友一起登门游说,广撒英雄帖。虽然偶尔也会吃闭门羹,但更多素不相识喜欢写作的朋友欣然同意加盟。当时有个老师惊喜道:“找到娘家了!”

癸卯年感怀

◎尹建炉

去年年底,这位老师荣登省作协新会员榜单。

2018年3月7日,小镇文化人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我牵头的基层作协正式挂牌成立,20多名成员中有校长、教师、企业高管、退休人员等。后来陆续有机关干部、企业职员、中学生等加入,如今已超过50人。

成立时热热闹闹,成立后冷冷清清,这几乎是一些协会的普遍现象。我偏不信,因为这是我自发的、心仪的组织,我没有理由不全身心投入。

没有开办和活动经费,我一边自己掏钱垫付,一边东奔西跑“化缘”。没有法人资格,我们申领社会组织,接受区民政局和区文化局的双重领导。没有作品发表园地,我们自办杂志,于2018年9月正式创刊,两年后和南通报业集团合作办刊,已连续出刊14期。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办刊同时,我们举办了四届文学大讲堂,组织了三次学生作文竞赛、两次文学采风、一次文学沙龙等。

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既然一只脚跨进了文学大门,其他艺术门类也不妨“跨”过去尝试一下。于是,我们搞起了歌手友谊赛,从中发现好苗子,推荐其参加区级比赛,荣获一等奖;我们成立了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下村演出,量身定制诗朗诵和对联更是拿手好戏;目

前正在创作话剧,向人们讲述本地英烈的感人故事。

当你真心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我对这句话感悟至深。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市文联、区委区政府、区委宣传部领导的关心呵护、排忧解难,让我们倍感亲切、信心满满。永远不会忘记,前后几任镇领导全方位扶持、全天候服务,让我们心无杂念、砥砺前行。永远不会忘记,省市作协领导等亲临小镇传经送宝、释疑解惑,让我们茅塞顿开、大开眼界。永远不会忘记,朱炳明、施亚祥、茅忠、万大银、胡文彪、章正伦、姚舜、卢立档、吴卫兵、黄建芹等企业家慷慨解囊、无私奉献,助推我们这艘小船乘风破浪、驶向远方!

五载跨界路,圆梦正当。五年来,我和伙伴们不是在忙创作、搞活动的路上,就是在赶路的路上,奋力奔跑,永不言弃。作为一个乡镇文学组织,我们拥有两名省作协会员、6名市作协会员、20多名区作协会员,老中青梯队建设优势明显;连续四届在区文学大赛上获奖,且获奖人数逐年递增。我们还先后三次获得区委宣传部的改革创新奖和市级优秀社会组织工作者称号。

人老话多,喋喋不休。感觉有点自吹自擂了,这不,我老脸上真的有点红了。

紫琅
诗会

疫瘟祸世终宵潜。

二

天干地支癸卯年,
甲子五行金兔现;
水生之色盈祥瑞,

爆竹声重吉祥形,
风调雨顺春来萌;

不闲春晚谙鸿作,
纹枰狂飙满江红。